

中世纪三部曲  
第三部

# 永恒火焰 I

做自己喜欢的事，直到世界为你改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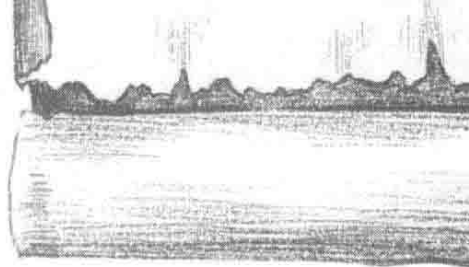
[英]肯·福莱特 著  
王林园 译

KEN  
FOLLETT

A  
COLUMN  
OF FIRE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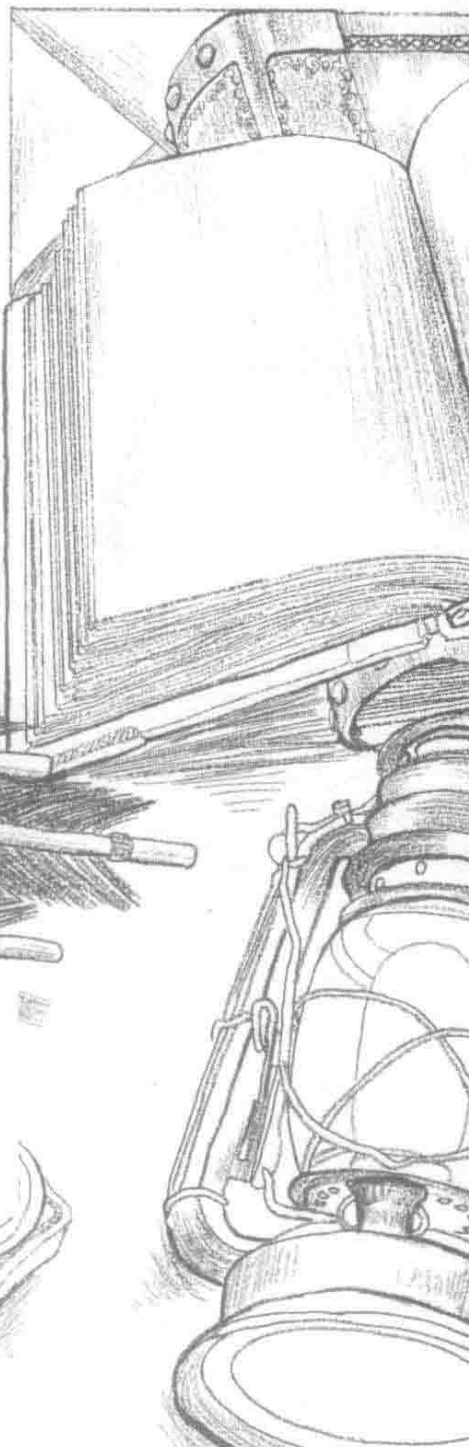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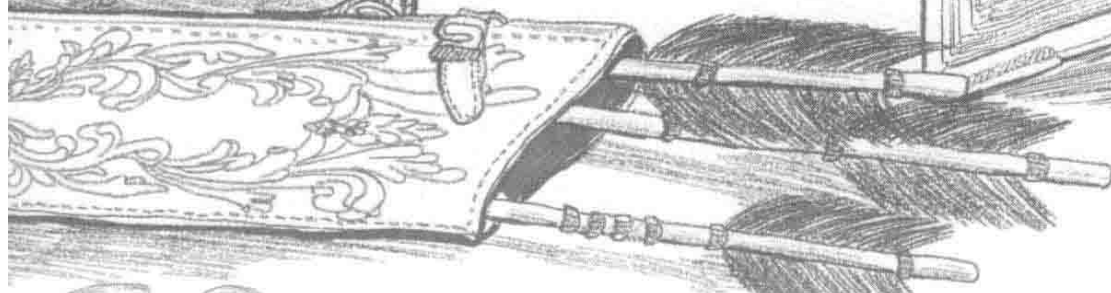
非外借



# 永恒火焰Ⅰ

[英]肯·福莱特 著

王林园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地址：南京市凤凰城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永恒火焰 : 全3册 / (英) 肯·福莱特  
(Ken Follett) 著 ; 王林园译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  
艺出版社, 2019.1

(读客外国小说文库)

书名原文: A Column of Fire

ISBN 978-7-5594-2966-7

I. ①永… II. ①肯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  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22526号

---

A COLUMN OF FIRE copyright © Ken Follett [2017]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2018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

中文版权©2018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
经授权,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  
图字: 10-2018-155号

---

书 名 永恒火焰

著 者 (英) 肯·福莱特

译 者 王林园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刘洲原

特邀编辑 宋如月 牟雪莲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文化

版 权 读客文化
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31.75

字 数 682千
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966-7

定 价 158.00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献给埃马努埃莱：

四十九年的阳光

日间，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；夜间，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

《出埃及记》13：21，圣言释译

## 引 子

我们在王桥主教座堂前给他执行绞刑。行刑通常都选在这里。说到底，要是不能当着上帝的面杀人，那十有八九就不当杀。

郡长把他从会馆地牢里押上来。只见他双手绑在背后，昂首挺胸，脸色苍白，但显出大义凛然、宁死不屈的神情。

围观人群冲他叫骂、赌咒；他眼里仿佛看不到那些人。但他看见了我。我们目光相接，短短一瞬，却仿佛过了一辈子。

他这一死是我一手造成的，他清清楚楚。

我找了他几十年。他策划了一场野蛮血腥的阴谋，打算一举炸死本国一半的重臣，包括大半个王室。因为我，他才没能得逞。

我一生的使命就是揪出他这种谋逆之徒，其中许多凶徒已经绳之以法——罪大恶极之徒，不仅要受绞刑之苦，之后还要开膛破肚、五马分尸。

不错，我经历过许多次了：目睹一个人死去，知道谁也不比我的干系重；死法纵然残忍，但终究是他罪有应得。我效忠于国家，我所热爱的祖国；效忠于国君，我愿为之鞠躬尽瘁的君主；也效忠于一种原则：我坚信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自由思考上帝。

我把许许多多的人送进了地狱，他是最后一个，却让我想起了第一个……

## 目 录

### 引 子 / I

我把许许多多的人送进了地狱，他是最后一个，却让我想起了第一个。

## Part 1 (1558 年)

### 一 / 003

活生生的玛格丽是不是和记忆中一样迷人？重逢之后，他的爱会不会荡然无存？真实的内德可又符合她金色的回忆吗？

### 二 / 046

皮埃尔念书是为了谋个神职，因为靠这个法子能跻身上层社会。他交上了好运。

### 三 / 077

内德想站起来，但疼得受不了。他干脆躺在冰冷的大理石上，等着疼痛止住。他喃喃咒骂：“王八蛋，王八蛋。”

### 四 / 100

河神安抚了他的忧伤。礼成之时，神赐给他最后一份恩典：力量。埃布里马走回岸上，水从皮肤上滴落，他看见日头升起来了，于是心里知道，不会很久了，他能忍下去。

## 五 / 140

内德明白玛格丽生不如死，对此又气又忧。他真想带上她一起远走高飞。夜里，他不断幻想两个人趁黎明时分溜出王桥，隐匿在森林之中。

## 六 / 166

他们都不过是孩子，如今被错误的婚姻所束缚，无望解脱。阳光照不到他们了，宏大的教堂里阴暗冰冷。

## 七 / 194

广场上，人群纷纷散去，只剩内德还站在那儿。日头升起来了，却照不到那冒着黑烟的尸首，因为它被笼罩在教堂冰冷的阴影下。

## 八 / 212

内德出了教堂，现在木已成舟，希望化为泡影。今生与她缘尽于此。内德觉得不会再爱第二个人，这辈子会孤独终老。

## Part 1

1558年



—

内德·威拉德顶着暴风雪返回家乡王桥。

他搭乘的驳船载满了安特卫普布料和波尔多葡萄酒，从库姆港缓慢地逆流而上。他坐在船舱里，觉得终于快到王桥了，于是紧了紧裹在肩头的法式斗篷，兜起风帽遮住耳朵，迈到露天甲板上，向前张望。

他大失所望：眼前只有漫天大雪。他心痒难搔，要瞧一眼王桥城的样貌，于是就盯着落雪，心里抱着希望。瞧了一阵子，他总算如愿了。雪小了，天上出乎意料地露出一抹晴空。他的视线越过近旁的树冠，瞧见了主教座堂的钟楼——高四百零五英尺，凡是王桥文法学校的学生都熟记于心。尖塔上的石雕天使俯视着整个王桥市，此时天使翅膀边缘积了雪，原本鸽子灰色的羽毛尖儿一片洁白。他正瞧着，一束阳光打在雕像上，落雪折射出亮光，如同赐福；这一刻转瞬即逝，雪又密起来，天使看不见了。

接连一阵子，映入眼帘的只有树木，但这会儿他忙着想心事。离家一年，终于要和母亲团聚了。他可真想母亲啊，但他不会告诉母亲，因为十八岁的男子汉须得自立自足。

但他最想念的还是玛格丽。内德为她倾心，可惜时机糟糕透顶：几周后，他就要离开王桥，前往法国北岸的英属加来港，待

上一年。内德和雷金纳德·菲茨杰拉德爵士家的这位小姐自幼相识，他向来很喜欢这个聪明狡黠的姑娘。长大后，她那股调皮劲儿又添了一种诱惑，上教堂的时候，内德发觉目光不由自主地追着她，同时嘴巴发干、呼吸短促。除了盯着她看以外，他一时不知要不要有进一步举动，她毕竟比自己小上三岁。她可没有这么些顾虑。两人躲在王桥墓园菲利普院长高大的坟墓后亲吻。四百年前，就是这位教士主持修建了主教座堂。那个吻缠绵热烈，绝非儿戏，可吻过之后，她却哈哈笑着跑开了。

第二天，玛格丽再次吻了他。他动身去法国的前一晚，两个人互诉衷肠。

最开始那几周，两个人以信传情。他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，因此把恋情瞒着双方父母，所以不好公开写信。内德跟兄长巴尼吐露秘密，于是巴尼就成了他们的中间人。可惜后来巴尼也离开王桥，去了塞维利亚。玛格丽也有个哥哥，叫作罗洛，不过她可信不过这个哥哥，不像内德对巴尼那样。通信就这样断了。

虽然少了音信，但内德的感情丝毫不减。他听别人讲起年轻人三心二意，因此常常自省，等着自己热情消减，却发现没有。在加来住了几星期，堂亲泰蕾兹对他表露爱慕之情，还说愿意证明自己一片真心，凭他喜欢。但内德不为所动。事后想来，内德自己也有几分诧异，放在从前，要是有个脸蛋漂亮、胸脯丰满的姑娘让他吻，他哪肯错过机会呢？

可如今，他添了另一桩心事。拒绝泰蕾兹之后，他一度以为，分别的这段日子，自己对玛格丽此情不渝；可现在，他又担心起这次见到她后会如何。活生生的玛格丽是不是和记忆中一样迷人？重逢之后，他的爱会不会荡然无存？

而她呢？一年时间，对于十四岁的少女是很漫长的——对，现在十五岁啦。说不定断了音信之后，她的热情渐渐转淡。说不定她在菲利普院长的坟冢后又亲了别人。万一她如今对自己毫无爱意，内德一定难过失望。可就算她爱恋依旧，真实的内德可又符合她金色的回忆吗？

雪又小了，他看出驳船正驶过王桥西郊。两岸矗立着一间间工业作坊，都是耗水的行业：染色、布料漂洗、造纸、屠宰。都是些臭气熏天的行当，因此西郊租金低廉。

麻风病人岛映入眼帘。其实几百年都没有出过麻风病人了，但这个名字保留至今。近端立着凯瑞丝医院，创立医院的这位凯瑞丝修女在黑死病肆虐时拯救了全市。驳船驶近了，内德瞧见医院后面梅尔辛桥优雅的双拱；这座南北走向的桥连接了小岛和陆地。当地流传着凯瑞丝和梅尔辛的爱情故事，冬天一家人围着壁炉，一代代口耳相传。

码头熙熙攘攘，驳船缓缓靠进泊位。一年之间，城市似乎还是老样子。内德暗想，王桥这种地方变也是不疾不徐的：教堂、桥梁、医院都是要久经风雨的。

他把挎包甩在肩头，船老大递过一只小木箱，这是他仅有的行李，里面装了几件衣服、一对手枪、几本书。他提起箱子，辞别船长，迈上码头。

他朝水边那间宽敞的石头仓库走去，那就是家族生意的枢纽。没走几步，就听见一个熟悉的苏格兰口音喊：“哟，这不是咱们内德吗。回来了，欢迎！”

说话的妇人是珍妮特·法夫，替母亲管家的。内德见到她由衷地高兴，不由得露出灿烂的笑脸。

“我刚买了鱼回来，给你母亲做晚饭。”珍妮特身材瘦削，简直像拿木条捆成的，但她喜欢把别人喂得饱饱的。“也有你的份儿，”她慈爱地打量内德，“模样变了。脸好像瘦了，肩膀倒是宽了。布兰奇婶婶家吃得饱吧？”

“吃得饱，不过迪克叔叔让我帮他铲石头。”

“做学问的哪好干这个？”

“我倒无所谓。”

珍妮特提高嗓门喊：“马尔科姆，马尔科姆，快瞧是谁！”

马尔科姆跟珍妮特是一家子，他是威拉德家的马夫。只见他一跛一跛地从坞边走过来：多年前，他少不更事的时候被马踢伤了。他亲热地跟内德握了握手，说道：“老橡子没了。”

“那可是哥哥最宠的马呀。”内德忍不住想笑：马尔科姆还是老样子，牲畜的消息排在人前头。“我母亲都好吧？”

“太太身体好着呢，感谢主。你哥哥也好，上次收到信说的——他不是写信的行家，而且西班牙来的信得走一两个月。小内德，行李给我吧。”

内德还不想立刻回家，他另有打算。他对马尔科姆说：“麻烦替我把箱子先抬回去。”他灵机一动，想了个托词，“就说我去教堂，感谢主保佑我平安归来。然后就回家。”

“好。”

马尔科姆一瘸一拐地走在前头，内德则踱着方步，边走边观察从小就熟悉的这些建筑。微微还有些落雪，房顶一片洁白，但路上车水马龙，脚下的积雪都踩成了稀泥。他经过声名狼藉的白马酒馆，每到周六晚上，这里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。他沿着主街的上坡路来到教堂广场，经过主教府，在文法学校前勾起旧思，

驻足片刻。透过窄窄的尖顶窗，可以看见一排排书架映着灯火。他在这里学会了识字算术，懂得判断是动手还是逃跑，还学会了被白桦树条打屁股的时候忍着不哭。

教堂南侧连着修院。国王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之后，王桥修院渐渐衰败，景象凄凉：屋顶残破，墙垣倾颓，窗间野草丛生。这些房舍现今归现任市长所有，也就是玛格丽的父亲雷金纳德·菲茨杰拉德爵士，但他放任不管。

所幸的是，教堂维护得很好，一如既往地高大坚固；它是这座生气勃勃的城市的象征。内德从西门进到中殿。他要感谢主保佑自己平安归来，这样刚才对马尔科姆就不算扯谎了。

教堂不仅是敬神之所，素来也是生意场。默多修士摆了一托盘小瓶子，信誓旦旦地说装的是巴勒斯坦圣土。一个内德不认识的男子在兜售暖手用的热石头，只要一便士。还有乐姑娘，她裹着红裙瑟瑟发抖，还在做旧营生。

内德仰望肋状拱券，觉得仿佛一群人向天国伸出手臂。每次一进教堂，他就会想起当初修建教堂的男男女女。其中许多名字都载于《提摩太书》，这本书记载了修院历史，上学时念过的：建筑匠师汤姆及其继子杰克、菲利普院长、梅尔辛·菲茨杰拉德（他除了架桥还修建了中央钟楼）、无数的采石工、和泥浆的妇人、木匠、釉工，这些平凡人完成了这件壮举，超越了自身的卑微贫寒，创造出一件永恒的美好。

内德在祭坛前跪了一分钟。能平安归来，是该心怀感恩的。从法兰西到英格兰路程虽短，但总有船只遭遇不幸，总有人丧命。

不过，他并没有心思久留。接着要去玛格丽家走一趟。

主教座堂广场北面、正对着主教府，坐落着贝尔客栈，再往北，立着一间新起的房舍。这块地归修院所有，内德因此猜测盖房子的是玛格丽的父亲。看得出来，这会是座富丽堂皇的建筑，看那一扇扇凸窗、一座座烟囱就知道了。这将是王桥最宏伟壮观的宅子。

他沿着主街一直走到十字路口。玛格丽现在的家占据着路口一角，和会馆隔街相望。这是间木架结构的大宅，论地价也是全镇最高的，只是不如新居美轮美奂。

内德踏上门阶，有些犹豫。一年来，他无时无刻不在盼望这一刻，但终于盼到了，却觉得满心忐忑。

他伸手敲门。

应门的是老女佣娜奥米，对方把他引到大厅。娜奥米是看着内德长大的，可这次看到他却仿佛心事重重，好像来的是个可疑的陌生人。他说想见玛格丽，娜奥米说得去问一声。

内德瞧着壁炉上方挂的耶稣受难画像。王桥市民家里的挂像分两类：一是《圣经》典故，二是贵族的正式肖像。内德曾见过法国一些富贵人家里挂着异教神祇画，像是爱神维纳斯、酒神巴克斯，背景是世外奇林，神身上的袍子好像随时要飘落。

玛格丽家里有些不同寻常。受难像对面的墙上挂的是一幅王桥地图。这东西内德可是头一次见，他饶有兴致地研究起来。地图上画得清清楚楚：本镇由南北走向的主街和东西走向的商业街分成四份。主教座堂和昔日的修院盘踞在东南角，恶臭熏人的作坊区位于西南角。凡是教堂都打了标记，一些房舍也一样，包括菲茨杰拉德和威拉德两家。河水由北向南，划分出东郊，之后转过一道弯往西，形状似狗腿。从前河水也标志着南部地界，不过

自从架起梅尔辛桥，镇子就扩展到河对岸，如今那里已经形成一片不小的居民区。

内德发觉，这两幅图正好代表了玛格丽的父母。挂地图的是她做官的父亲，而挂受难像的则是她虔诚的天主教徒母亲。

有人进客厅来了，却不是玛格丽，而是她哥哥罗洛。罗洛个子比内德高，样貌英俊，一头黑发。内德和罗洛当初是校友，但一向不和；罗洛要长内德四岁。罗洛是全校最聪颖的学生，所以负责管教低年级学生，不过内德不吃他那一套，也从不服从他的权威。更糟糕的是，很快大家就发觉，论聪颖，内德至少不逊于罗洛。两个人拌过嘴也动过手，后来罗洛毕了业，去了牛津王桥学院。

内德藏起厌恶、压下怒气，礼貌地寒暄：“我瞧见‘贝尔’旁边起了房子，是令尊在盖新宅子吧？”

“是啊。现在这个地方有些过时了。”

“想来是库姆的生意不错。”雷金纳德爵士出任库姆港海关司库，这份差事获利颇丰，当初玛丽·都铎继承王位后，感念爵士忠心，以此作为嘉奖。

罗洛答非所问：“这么说，你从加来回来了。怎么样？”

“学到不少东西。家父在那儿有码头和仓库，由迪克叔叔打理。”内德的父亲埃德蒙十年前过世了，之后生意就一直是母亲接管。“我们把英格兰的铁矿石、锌、铅等从库姆港运往加来，继而销往欧洲各地。”加来的业务是威拉德家族生意的根基。

“没受打仗妨碍吧？”英法两国正在交战，不过罗洛显然是假慈悲，他巴不得威拉德一家倒霉运呢。

内德轻描淡写：“加来防守严密，”他心中有疑虑，语气却